

# 目 录

## 第一章

我把处子之身给你 / 1

## 第二章

爱人，你比我大六岁 / 18

## 第三章

在艾滋的阴影里，爱你 / 50

## 第四章

如果你是潮水，我愿是你永远的岸 / 80

## 第五章

妹妹，你不是我的小白羊 / 105

## 第六章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 132

## 第七章

艾滋，艾滋 / 169

## 第八章

姐姐，今夜你在天堂，我在地狱 / 185

## 后记

/ 227

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一曲如泣如诉的生命悲歌

献给第十八个世界艾滋病日

献给所有罹患艾滋和关注艾滋的人

## 第一章

# 我把处子之身给你



那样的日子已经不知道有多久了，总是这样从梦里醒来，眼角挂着泪。梦里的情景历历在目：芸姐就坐在我的身边，脸上带着那淡淡的忧伤的笑，她身上那种特殊的体香是那么熟悉，裹挟着淡淡的烟草味，半截白色的香烟在她的指缝间默默燃烧，我甚至看到了从她指尖处飘出的袅袅轻烟——永远是那种牌子的香烟，总是当我伸出手想揽住她时，她就避开了，接下来她的身影便倏然消失在茫茫的人群里……

我在绝望地张望与寻找中醒来，枕边已凉凉的，湿了铜钱大小的一块。望着空空的这间屋子，一切都如芸姐在时一般：那盒未抽完的香烟，那浅黄色大理石烟缸里的几支白色烟蒂，甚至小米睡过的那张真皮摇椅，一切都跟从前没有什么两样。那种空洞感一次次涌上心头，使我不得不相信芸姐已经永远离开了我的现实。

也许我不该搬进这套房子，睡在她睡过的这张床上。否则她就不会这么频繁地在我的梦中缠绕，一天天滋养我日益发达的泪腺。

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变小了，变回了我的童年，至少是心



理上的变小，一种隐隐的害怕和伤感左右着我，就像小时候被迫从父母的床上离开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一个人面对黑暗时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的年龄已经摆在那里了，一个早已过了二十八周岁的成年男人。如果是在别的什么国家，我十年前就应该庄严地举行了自己的成年仪式，尽管我至今仍是孑然一身，户口簿上婚姻一栏内写的也仍是未婚。

我还会有婚姻吗？我想多半是不可能的了。我把一个我爱过的已死去的女人顽强地留在自己的心里、自己的生活里，乃至日日重现的梦里，我的生活里怎么还会留有空间让别的女人走进来呢？

我翻看着床头的日历，看着那个铭记在心的日子，那个属于我的特殊日期，这样的特殊日期在每一个男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次，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男人都会像我一样一生铭记。

这个特殊意义的日子，就是我失去自己处男贞的日子。整整两年了，我无时不在铭记它，铭记它给我带来的那样一份特别的爱。

此刻，我终于又坐在环市东路的上岛咖啡厅里喝着我最爱喝的蓝山咖啡，回想着我失去童贞前后的那一幕幕情景，伴随着这种失去的，还有我童贞的爱，永远的爱。

两年前的现在，芸姐就是坐在我此刻坐的这个位置上，一缕阳光透过环市路上高楼间的缝隙，穿过上岛咖啡这面临街的大玻璃墙，薄纱一般，轻轻地搭在芸姐的肩上，就像一只伤感而又无力的胳膊，搂着一颗绝望的灵魂。芸姐用与平日迥然不同的微笑看着我，那微笑有一些伤感也有一些无奈。那是一种刻意的隐藏，一种像男人一样把痛苦深埋，不愿让人去触及它的逃避。

芸姐说：“于敏，你不要让大姐袒露那看不见的伤口。在女人面前，你应该学会乖一点，否则，大姐还真不知你什么时候能谈得上恋爱。”

我没有说话，把目光静静地投向窗外。马路上有人在行走，不管什么时候，这条马路上总是有着奔腾不息的车流，两个漂亮的女孩子手牵着手穿过一棵大榕树的阴影，她们每人手里举着一只麦当劳的甜筒，不用说，她们刚从旁边的那间似乎总是人满为患的麦当劳餐厅里出来。

芸姐说的是对的，真不敢相信，二十六岁的我还从没有过自己的初恋。要命的是我还从没有碰过一个女孩子的身体，哪怕是嘴唇或者是手心。说白了，我还是一个处男，一个从来不曾有过恋爱经历的处男，这在今天像广州这样的城市里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

并非我长得丑，我身高一米七八，有一双深邃的大眼睛和让人羡慕的高鼻梁，以至于记者部有个叫“臭氧”的家伙，有一次在洗手间里不怀好意地对我说：“于敏，我一瞧你的鼻子那么直挺，就知道你下面的家伙准不小，哪天亮出来给我们看看？”

我嘲讽地看看他，回击道：“你是想找我搞同性恋吗？我对你的屁股眼没兴趣。”

“臭氧”直冲我翻白眼，甩动着后脑勺上那条可笑的“小尾巴”，把蹲厕的门摔得砰砰响，气急败坏地冲着我的背影骂：“你他妈的才同性恋，靓得跟一女人一样，装得那么老实，弄不好是专让人插屁股眼的。”

我哈哈大笑。

的确，在我们报社，我几乎是大家公认的第一靓仔。找不到女朋友的最大原因只能因为我的无足轻重。我虽然在这家华南响当当的大报工作，可我干的是报社里最低级的一种工作：排版。虽然报社的名气够大，可我只是个排版员。

也许还因为我的木讷，女孩子们好像对我并没有多少兴趣，她们一开始好像都挺愿意接近我，可要不了几天，她们就会对我熟视无睹起来，看我的眼神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性别特征，好像我只是她们眼里的一台苹果机，与办公室里那些真正的计算机并无多大差异。

说内心话，我对女孩子好像也并没有多少兴趣。在办公室里，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工作一丝不苟，很少出错。而在马路边，我则是一个目光有些涣散，显得有些随心所欲和无精打采的人。我知道有同事在私下里议论我，说我至今还没有女朋友，说不定是我下面的家伙有问题。其实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看过A片，我知道我的家伙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差。每天睡前和半夜醒来，它都总是不安分地在那里昂起着，即使只是一泡憋急了尿，也能使它愤怒地勃起。我看过一本性学杂志，它的起居完全符合所有男人在睡眠中出现的“徐勃期”和“雷姆期”这一正常的生理规律，甚至因为它从未服过役，而显得比一般男性的功能要好得多，有激情得多。

芸姐说：“于敏，我真想不通你怎么就没恋爱过，难道那些漂亮的女孩子不令你动心吗？你不会真是他们说的同性恋吧？”说后一句时，芸姐发出了哈哈的坏笑，又恢复了她平日的干练甚至是泼辣劲。

我笑一笑，真想说一句“你想不想从我这里来验证一下”，可我没有说，我也没有胆量说。在这个我暗暗倾慕的大女人面前，我说不出这种出格的话。

我当然不会是什么同性恋。但芸姐这样想也是不奇怪的，她是我们的报社的名记，在“记”跟“妓”同音的情况下，也偶有同事戏称她是“名妓”——当然是当着她的面开玩笑而绝非恶意的双关语。在广州媒体，她可以称得上记者中的大腕了。她采写过很多全国颇有影响的社会新闻，包括对吸毒者、同性恋者和变性人或跨性别的采访。而且我知道她还一直想作一次关于艾滋病患者的深度调查和采访，只是囿于采访的难度而至今没有付诸行动。

是我真的对女孩子们不动心吗？其实我也有过为女孩子夜夜失眠的时候，不过那都是上大学的时候了。上大二那一年，我喜欢上了外文系的一个女孩子。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想着她，甚至把她作为假想的性对象，躲在卫生间里或者宿舍的蚊帐内干过打手枪的勾当。

有几次，我刻意等在她会经过的路口，想和她搭上话。

还有一次，我终于斗胆邀请她和我一起去打网球，她居然答应了。我们一边打网球一边聊天，并各自作了比较详细的自我介绍。分手时，我把自己的宿舍电话和房号写给了她，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问，你们男生不都住在C区吗？你怎么住在D区男生楼里？我红着脸说我是专科。她似乎理解了，有些同情地看着我说，谢谢你请我打网球，以后再联系吧。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此后，我又以打网球的名义去找过她几次，她都客气地笑着说，对不起，一会儿我男朋友要来接我的。要么就是，对不起，我还要考级，没有时间陪你。我沮丧地想，人家是本科生，肯定看不起我这个专科生。

如果当时不是父母逼我留在广州，而我又填错志愿，打死我也不会跑到这所华南地区的名牌大学来读什么专科。因为以我当年的考分



是怎么也可以上一所普通高校的本科的。

这次主动出击使我特别没有自信，一年后，我大专毕业，以广州本地人的绝对优势战胜了几个外地本科生，进了本市这家大报，遗憾的是只能干个排版员。还好，是排版员，不是发行员。不用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顶着羊城的烈日去报摊上瞎跑。学了三年的计算机，总算帮了我这点忙。

从此，我不敢轻易去女孩子们那里碰壁。在我眼里，那些青春靓丽的女孩子永远都只能是一道风景，她们在我眼里流动着，真实、生动，但遥不可及。就像电视画面中的那些美丽的高原风光，蓝天白云，高山流水，只能令我在想象中体会着某种心旷神怡，却并不能让我真正背上行囊去奔赴它们。

然而，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点喜欢眼前这个比我大六岁且已有一个六岁左右孩子的成年女人。自从有一天，她柔软的发梢无意中轻轻地掠过我的耳际，她那混合着淡淡烟草味的女人特有的体香蹿进我的鼻腔起，我就开始充满了对异性的幻想。

那是一个办公桌上洒满了春日阳光的午后，芸姐从她所在的记者部突然闯进我工作的机房里，她说：“于敏，你帮我把这篇稿子排一排，很重要的一篇稿，明天要见报的，我怕出问题，过来跟一跟。”

我回过头，就看见了芸姐那双亲切的眼睛，带着信赖的笑，像洒在桌面上的阳光一样让我感到温暖。在报社，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很少能看见有人对我这样温暖的笑，于是我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把芸姐递过来的软盘插入我的计算机中。

此前，从同事们偶尔的议论中，我依稀知道芸姐的一些经历，知道她从未真正结过婚，可却生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女儿。我想作为

一个极有才华且特立独行的现代女性来说，有这样的经历也算不上什么怪事。

我以从未有过的专注排着那篇稿，芸姐则在一旁弯着腰，目光紧紧跟随着屏幕上的光标。突然，我的身体本能地感到一阵神经质的痉挛与抽搐，随后我就意识到了导致这种可怕情形的“罪魁祸首”，那就是芸姐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奇特的味道。温热的呼吸里裹挟着淡淡的烟草味和奇异的体香，而她柔软的发梢正好轻掠过我的耳垂——绝非有意，仅仅因为她俯身的样子过于专注。

一种淡淡的羞耻感掠过我的心头，然而很快又被某种不能控制的身体感觉覆盖了。那种味道越来越浓郁，我沉醉地呼吸着，身体的某个部位第一次因为身边站着的一个活生生的异性而有了直接的反应，它毫无廉耻地在我身体下方撑起了一顶可笑的帐篷。

紧张和羞愧同时攫住了我，我的手忘了移动鼠标。

芸姐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说：“怎么了，于敏？有什么不对吗？”

我想我必须回避一下这尴尬的场面，否则还不知会有什么更糟糕的情形出现。我站起身，装作无意地拿起电脑台上的一张样报，其实只是为了刻意地遮掩住下面正在出丑的部位。

我说：“芸姐，你先等我一下，我去一趟洗手间。”

在洗手间里，我的心才敢狂猛地跳起来，那种疯狂的跳动让我有种做贼般的感觉。站在便池前，我在想象中回忆着那种奇特的味道，可以想象，无论我怎样努力，我也撒不出一滴尿来。那种难受的紧绷感让我不知所措，我触摸着自己，不知道是不是该躲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玩一把手枪。

那个下午，我被那种奇特的味道折磨着，我对自己排出来的效果



一点也不满意。

此后，我开始想念那种味道，随着我和芸姐合作次数的增多，我对这种味道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迷恋。我喜欢她弯着腰趴在我身后对我的排版指指点点，喜欢看她偶尔取出一支香烟点燃，悠然地吸上几口。她永远抽一种韩国烟，细长的，有着淡淡的薄荷味，她不把烟放在烟盒里，而是放进一个超薄型的银灰色的金属盒中。有时，为了让这种味道在我的身边停留得更长一点，我会故意排出好几种版式，跟她探讨排出来的效果。

有时候，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点变态或动物化，会对一个女人身上的一种气味如此迷恋。实际上，我不只是迷恋芸姐身上的味道，我对她的人也越来越好奇。这种好奇使得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成为无处不在的“办公室政治”阴影下少有的忘年交。

第一次和芸姐一起来上岛咖啡，是在她的一篇稿件获得全国新闻奖后，我开玩笑让芸姐请客。芸姐说：“于敏，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我请你喝咖啡吧。”就这样，我们来了上岛，并喜欢上了这里的蓝山咖啡。与其说我是喜欢上这里的咖啡，不如说我是喜欢上了这里的安静与明亮，尤其是阳光朗照的上午，临窗而坐时，阳光可以透过高楼间的缝隙，穿过透明的玻璃墙直接洒在人的身上。

上岛虽然面街，可它里面却是绝对的安静。侍应小姐在一旁垂手而立，脸上带着安谧的笑容，钢琴侍应生弹着旋律优雅、柔和的曲子，让人忘掉整个城市带给人的浮躁与不快。这里没有那些光线幽暗的小咖啡馆里的嘈杂，也没有那些小酒吧的暧昧与喧嚣。

就是在那个两人对坐在上岛，聊着同性恋话题的午后，我失去了自己处男的童贞。这个带走我的童贞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芸姐。

只能是芸姐，我心目中的芸姐。

哦，芸姐，我的芸姐，我生命中的至爱啊，我的玛利亚！我肉体中的温暖，我的夏娃！然而斯人已去，徒留下我在这个孤单的世界里用脆弱的心灵为你哭泣与伤悲。

芸姐和我一样，喜欢喝上岛的蓝山咖啡。

在城市小资们盛行的年代，这个城市里到处都遍布着像上岛这样的咖啡厅和小酒吧。它们可以是绿岛、蓝岛也可以是什么绿屋、蓝梦或者ROSE、MYOSOTIS什么的，反正离不开情调，不管是小资们还是愤青们，对这种地方都是趋之若鹜的。

我不是什么小资，当然更不会是愤青。芸姐也不是。我们之所以喜欢来这里，除了喜欢它的咖啡味外，还因为喜欢这里的安静。最重要的是它离我们报社不算太近也不算太远，我们既不用跑得太远，又不用担心碰上单位的同事。打的，只要一个起步价，自己开车来也方便，不到五分钟，把车安全地停在动物园南门的停车场里，便可以享用上岛的免费泊车券。

街头的白玉兰发出阵阵的清香，马路两边的大榕树永远枝繁叶茂，这就是南方的特色，在南方，大自然的绿色是永远不败的，败落的是人的心。生命在不落的春天里老去，比岁月本身更残酷。

那个秋日的午后，我陪芸姐从上岛出来，芸姐说，于敏，我不想回报社了，你送我回家吧。

我只知道芸姐住在天河，她曾经告诉过我，她和女儿住在天河的一栋单身公寓里。那是一个有名的楼盘，属于广州比较豪华的住宅楼。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芸姐的家。两年前，芸姐一次性地付清了这套

房子的房款，由于工作忙碌，长期外出采访，她不得不把她的宝贝女儿寄放在一家有名的幼儿园里上全托。我见过她的女儿，那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孩子，外表不太像芸姐，可那双漆黑的眼睛却酷似她的妈妈，我时常惊讶于孩子对父母神韵的遗传。

我开的这台白色的雪铁龙是芸姐自己买的。她完全可以自己开车回去，可她的情绪明显有些萧索和散漫，我猜想是此前在咖啡厅里我问了她那种不该问的话，那是她不愿谈及的隐私。像芸姐这样一个单身带着孩子生活的女人，是肯定不愿被别人触及自己的私生活的，可我却愚蠢地问了，而且我居然还问她为什么一定要生下一个私生女儿。

我当然不会得到任何答案，却把她的情绪弄坏了。

此刻，我有一点后悔。我想，即使芸姐不让我送她，我也不会让她一个人开车回去的。本来，我们来前就说好了，在上岛吃完午餐喝完咖啡就一起回报社去排她刚刚采访回来的那篇特稿，明天就要见报的，可是她现在突然改了主意，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不是说过要一起回单位排那篇稿子的吗？”

“你随便帮我排吧，我不督阵了。再说上面随时都会修改版面的，你注意一点就是，只要不给我把图片弄错，尤其是图片文字，千万别张冠李戴了。”说完芸姐就闭上了眼睛，靠在副驾驶座上睡了。她的脸上尽是疲惫之色，那颤动的睫毛告诉我，她并没有睡，而是不想再和我说话。

我自觉地闭上了嘴，把车拐上了花城大道。

十分钟后，车便停在芸姐住的那家楼盘前，我不知道该就此下车把方向盘交给她，还是该往小区大门里开。这时，芸姐睁开了眼，她

说：“往里开吧！进去后往右拐五十米就是车库。”说完就又闭上了眼睛。

按照芸姐的指示，我将车停在车库门口，立即有一个戴黄色蓓蕾帽的女保安上来给我打手势，示意我将车停到应泊的位置。

下车后，我把车钥匙交给芸姐。我说，你好好休息吧，我回报社去了。

芸姐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她说，一会儿你开我的车回去，先上去坐会儿，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与芸姐一起乘电梯上去，她拿钥匙开了门，于是我看到了她的小家。

房子不大，最多四十平米。卧室和客厅连在一起，足有三十多个平米，中间只是用一道浅蓝色的布帘隔开，像少女的房间一样洁净而整齐，丝毫也找不出一个有孩子的女人的痕迹，更找不出一男人的痕迹。厅里靠墙的地毯上放着一排靠垫，客厅里没有沙发，却有一把真皮的摇椅。

我脱了鞋，却不知坐在哪里，只好傻傻地站在屋子中间。

芸姐说，你干吗不坐？

我说，坐在哪里？

哪里都行，只是别坐在那张摇椅上，那是我女儿的床。

我只好取了一个靠垫坐在地毯上，地毯上放着一个日式的大方几，上面放着一套茶具和一只浅黄色的大理石的烟缸，烟缸旁放着一盒芸姐常抽的那种牌子的韩国烟。我想这应该是芸姐休闲的地方。

芸姐放下背包，从旁边的地柜里取出一瓶法国干红，倒了一杯给我。她说，还没烧水，你先喝点酒吧。并给自己倒了一小杯，仰起脖



子一饮而尽。

随后，芸姐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影集，从中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这是小米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人知道他是小米的父亲。当然，现在还有你。”

那是一个不乏英俊的男人，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年龄，眼神有一点冷冰冰的味道，可嘴角却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我好奇地问：“他现在在哪里？”

“死了。我们分手后不到一星期，他就死了，是自杀。他死后，我才知道有了小米。生下小米后，我就被杂志社开除了。后来我就来了南方，在这里打工，并立下足来。”

“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生下来呢？你不知道这样做会使一个女孩子有多艰难？”

“当然知道。可是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爱过的男人。怀上一个优秀男人的孩子，不把她生下来是一种罪恶。”

我突然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我把照片还给芸姐，我看到她眼里的泪。这个人前永远乐观坚强、干练果决的女人，此刻脸上的神情是那样的哀伤和无助，透过这种无助，我看到了这个女人深藏在心底的脆弱。这种脆弱立即击痛了我的心，不知为什么，这一刻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很想把眼前这位在工作中让我仰视和尊敬的女人拥进怀中，可是对女人的茫然无知，使我一时不知道该怎样迈出这生命史上突破性的一步。

紧张中，我端起了茶几上的酒杯，像芸姐一样仰起脖子一饮而尽，一股淡淡的酸辣味进入我的咽喉。我是从不喝酒的，就像我从不抽烟一样，这也许是我在女孩子眼里没有一点男子汉气概的原因吧？

在我拿起空酒杯站起来的瞬间，我的心突然像擂鼓一样，我真担心那咚咚声会吓坏了芸姐。

经过短时间的内心较量后，我搂住了芸姐。她没有挣扎，也没有动弹，目光直视在地毯上，似乎毫无准备，又似乎在想什么问题。

我把酒杯握在手中，把脸贴在芸姐的脸上，嗅到了她头发里散发出的那种让我熟悉的味道，那种混合着淡淡的烟草味的特殊体香，这种香味令我陶醉。

我紧紧地搂着她，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害怕。芸姐则像睡着了一样，默默地任我搂着，仿佛在静静地感受。

我没有吻她。我们就这样抱着，足有五分钟，我们都没有开口说话。后来，芸姐忽然问，于敏，你真的还没有谈过恋爱？

我点点头，开始吻她，从那柔软的耳际开始寻找她的嘴唇。在她冰凉的唇后我终于寻觅到了那枚花蕾一样的舌头。那温暖的、湿润的、粉红的舌头。我含着它，感到整个心都在融化，整个身体都在融化。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奔涌在我的胸腔里，我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像暴涨的洪水一样决堤而出。

初吻，我在心里默念着，这是我的初吻。我渴望将那枚粉红的花蕾一直含在我的嘴中，让它在我的齿间开放，融化，像蜜汁一样渗进我的身体中。

芸姐开始解我的衣服，我听到了她轻轻的喘息。那喘息加剧了我的窒息感，一种溺水的感觉漫上来，我冲动地扯下了芸姐的裙子，然后是底裤，可是，上帝啊，我是多么的羞愧啊，在我还没有找到那神秘的入口时，我就已经奔流而泻了！

那一刻，我真想死去，极致的快感与羞愧吞没了我，我真想找个

地缝钻进去，或者干脆钻进芸姐的身体里。

芸姐说：“于敏，看来你真的是第一次，我真不知道我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到你。”

我说：“芸姐，你原谅我吧，千万别嘲笑我，我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女人的身体。”

芸姐抚了抚我的脸，温柔地说：“傻瓜，你把童贞都给了我，我怎么会嘲笑你呢？这根本算不上问题，经历多了，你就会好起来的。一个男人，不经历女人，他是不会成熟的，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尝尝女人的滋味吧，让你真正脱胎成一个完完整整的男人。”

我真想哭。

伤感与感激涌动在我的胸中，我手忙脚乱地用我的衬衣去擦拭芸姐那被我弄脏的身体，那洁白的身体又一次刺伤了我的眼睛，我感到身体里又奔涌着某种潜流，那潜流就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潮声，正在一步一步逼近我的心脏。

芸姐拿开我正在为她擦拭身体的手和衣衫。

“不脏的。”她说，“你用不着太担心这个。”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上，那温柔的摩擦透过我的乳头向里面扩散，让我的全身都颤栗起来。我紧紧地搂住她，惟恐她离开我的怀中。那种爆裂感又来了，我再一次咬住了那花蕾般的舌头。

这是一个怎样的下午，阳光透过薄翼般的窗纱照在我和芸姐的身体上，我像一个贪吃的孩子，不知疲倦地吃着一生中初次见到的美食，把它捧在手心里反复地欣赏、观看、抚摸、轻舔和深嗅，然后才恋恋不舍地放入口中，胸中怀着那样的感恩与幸福。

芸姐赤裸的身体是那样的美好，那内地女人特有的细腻肌肤，白皙而透明，一对小巧精致的乳房像白瓷一样剔透，透过窗纱射进来的阳光，可以看见那乳房上一层细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绒毛，淡淡的，像月亮周围的光华，平坦的腹部中央，是小巧得略略凹陷的脐窝，显得性感而可爱，再往下，就是那隆起的小丘，耻毛的形状是一颗标准的心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除了因平躺而使得腰部的肌肤略显松弛外，这丝毫也看不出是一个生育过的女人的身体，更看不出这是一个有过深厚阅历的三十二岁的女人的身体，长年累月的采访奔波，使芸姐身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所有的一切都符合我对女性身体的想象。

那一刻我突然有个心愿，想一生陪伴在这美好的身体边。

这时，芸姐突然问我：“于敏，想什么呢？你不会怪我诱惑了你吧？我真怀疑我这样对你会不会是一种性侵犯。”

我捂住了她的嘴，附在她的耳边说：“我想一生都要这样的性侵犯。”

芸姐愣愣地看着我，说：“于敏，你不会傻到要和我结婚吧？”

我没有回答，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一切发生得这样突兀，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还没有到我要考虑的时候。

芸姐看看我，突然笑了，她说：“于敏，你可千万别傻，今天就算是我给你启蒙了，以后碰到相爱的女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然后她用胳膊支起自己的上身，从上面俯视着我，一本正经地说：“于敏，你不要以为芸姐是个随便可以和男人上床的人，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记住了，以后千万别和成年女人在一起，那是一种性诱惑，说难听点，是性侵犯。别以为只有少女会遭遇性侵